

清苦醇香芝麻叶

◆ 刘传俊

秋风徐徐,天高云淡,谷禾成熟了的芳香扑鼻而至,沁人心脾,缠裹得满身都是。芳香中夹杂着少许更为诱人的微苦香,那是芝麻叶的香。这香8月底在天地间散发得愈发浓郁。而后这桂兰香的滋味,就浓缩进饭碗里,跳跃起舞在味蕾里,带来的是无尽的幸福感。

到了小满,就看见成熟的桑蚕、油菜和大麦这“三新”了。收割后的大麦豌豆地里,很适合种芝麻,因隆茬早,地温渐高,芝麻种子撒下后会快速出土,生长时间多一些,收获时籽饱色纯,可多出油出好油。种芝麻时不需犁大麦地,只需套一犏黄牛用耢来回耙几遍,就可将芝麻种撒进土地,让它们思想、做梦了。芝麻粒细小,撒种时非得有耕作经验的老农亲为不可,不然,要么过于稀疏,要么过于稠密。撒芝麻种时,老农耨一盛芝麻种的笆筐,别出心裁地在其中掺了些恰到好处的细土,像给鸡、鸭喂食物似的,顺手将芝麻种撒出去,然后再用耢蹚一遍掩盖。一周左右,芝麻种就破土了,又过些时日,扑棱开来的芝麻苗笑迎阳光雨露,一脸精神抖擞。小苗长至没脚踝高,就能下锄头去锄杂草和“盘”麦茬根了。锄地时,前腿蹬后腿弓,凡锄把能伸到的地方,周围一律锄一遍,脚步尽量少动不乱,既确保芝麻苗不受伤害,又疏松了土质。锄罢一遍,后期不用多管理。芝麻有油性,耐旱皮实,一般不会招致病虫害,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月光就浪漫、给点雨水就心欢的经济作物。

在几个月的光阴里,芝麻日夜痴情生长。开花时节,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淡紫色的、淡粉色的小铃铛,挂满了芝麻棵,微风一吹摇曳晃动,屏息静气仔细谛听,可当作响的声音,优雅委婉,自鸣得意在秋光下。这些多彩的小花,多像满天繁星汇聚在芝麻地里,眨着亮晶晶的眼睛。

芝麻棵上各种颜色的小花一残萎,芝麻就要杀顶,郑重宣告进入生长的收官阶段。这时地里亭亭玉立的芝麻,叶腋间的芝麻叶长有寸许长,三五个紧密围抱着茎株。阳光照耀下的芝麻叶油绿光亮,呈现出稍窄拉状,根部处的叶片开始变黄、凋落,预示到了掐芝麻叶的最佳时节。那时,每个生产队每年都种有二十几亩的芝麻,掐芝麻叶也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观念超强的本生产队社员自成一体视为一家,掐芝麻叶的具体时间只有他们知晓,若是走漏了风声,别的生产队社员来掐了,也不歧视,要么相视点头一笑,要么热情打个招呼:“也来掐了。”东方天际微明,生产队社员一齐出动,起大早去掐芝麻叶。拿上竹箩头、荆条箩头、笆筐,甚至床单,风风火火行走通往芝麻地的晨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进芝麻林深处,两只手同出,顺着一棵棵芝麻,从上往下上一递一下采摘,手攥不住了,再按捺到物什里。娴熟的动作反复进行,直到日高三丈,偌大地块里的芝麻叶几乎被全部掐完。或担或扛或背,绿色的队伍蜿蜒在回村的路上。

一年一秋只掐一次芝麻叶,这是常规,然而,有年秋我家却掐了两次,实属巧合。那年秋,村西另一生产队的两个男女青年喜结良缘,年少顽皮的我和小学一同班同学去“闹洞房”,夜深人静,人们全散,我俩却悄悄藏在人家屋里,听到动静吓得飞跑出来回家。走到那个生产队垫牛粪存放土末子棚的东侧,见从土路的北面跑过来一只样子很凶的土狗。我回家必须横穿那条路,因心里发毛,不敢前行,顺势睡在了那个棚子里。翌日天黑苍苍的,蒙蒙眈眈中听到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喊道:“都别醒了,快起来掐芝麻叶去!”我飞速跑回家,将消息传递给父母,于是,他们便加入到了特殊的掐芝麻叶的行列之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个意外的收获令我喜出望外。

掐回芝麻叶,母亲将其按到锅里连煮带蒸,原本淡绿的叶子刹那间变成了墨绿。少顷,从锅里捞出空掉水分,湿热混杂着微微苦味的熟芝麻叶,顿时与这汁液浓厚、浓烈鲜嫩的味道,弥漫了整个院落,继而越过短墙跑到村庄里去了。

村北窠穴光洁的晒场,是晾晒熟芝麻叶的理想场地。家乡有句俗语叫作“芝麻叶揉三遍,拿肉也不换”。当芝麻叶在晒场里晾晒到缩去水分,不湿也不干时,母亲像做针线活一样熟练地拢起来,先一把把轻轻地揉搓,再慢慢地抖散开,直到将芝麻叶揉搓出青青的汁液,才均匀地摊在晒场上继续晾晒。经过日晒风吹,碧绿的芝麻叶片卷成了黑色的小条状,白色的筋脉还清晰突兀在条状间。经过母亲劳动的手反复揉搓、晒干了的芝麻叶接地气、有滋味。

母亲做芝麻叶面条时,先用温开水将芝麻叶泡洗几遍,待锅里的水烧开了,再将洗净的芝麻叶倒进滚水锅里煮一会儿,然后捞出用食盐、葱花、姜末、几滴小磨香油腌制入味,等手擀面条熟了,才将调拌过的芝麻叶倒入锅内……这样的芝麻叶面条,口感爽滑,黏稠适度,醇香可人。当舌尖触到碗里的芝麻叶,诱感出料想不到的牙齿快感,带着微微发苦的清香味,瞬间便溢满了心间。芝麻叶的香味,是家乡最好闻的味道,也是值得回味的味道。秋季储存起的干芝麻叶,能吃到第二年夏天,几乎接住又要掐芝麻叶时。多年后,一同事问我最想吃什么饭时,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母亲做的芝麻叶面条!”

当下的餐桌上,备受人们喜爱的芝麻叶的做法,花样更多更精致了,煮汤、凉调、配鸡蛋炒、配青椒炒、包菜煲、炸芝麻叶丸子……不一而足。每次与亲朋聚会外餐,到最后服务员问需什么主食时,我总是那句老话:来碗芝麻叶手擀面!因那里面充满了经过沉淀的岁月深处的日子,有不可磨灭的记忆。

前不久,我回了趟老家,老宅子里只剩一座年久失修的房屋,内心不免空落落的。临离开时,一个叫闫四的乡邻送我一兜干芝麻叶,那一刻,清苦醇香的芝麻叶味道直往心头涌。

史海钩沉

仲淹光焰万丈长

◆ 李成猛

吕夷简官居相位,精通官场规则,当年刘太后掌权时,吕夷简百般讨好,屡受擢拔,刘太后尸骨未寒,他又口诛笔伐,转脸攻击刘太后,这种卑劣的行径和下作的手法很为宋仁宗的郭皇后所不齿,于是罢黜了吕夷简的相职。然而,吕夷简毕竟老谋深算,关系网在宫廷中织得绵密厚实,没多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重登相位。之后,他又和阎文应沆瀣一气,密谋废掉曾借仁宗之手免去自己相位的郭皇后,以泄私愤。恰巧这时年轻的宋仁宗正移情别恋,整天迷醉于杨美人、尚美人的温柔乡中,对郭皇后待理不理,加之吕夷简的摇唇鼓舌,百般蛊惑,于是决定降诏废后,并明令百官禁止参议此事。

当范仲淹洞察到废后的阴谋后,他决定联合御史台官孔道辅等人,径趋垂拱殿求见皇上一起发声。可是,殿门紧闭无人理睬,范仲淹手执金环叩击金扉,泣血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鉴之言?”仍是无人理会。于是他们商议,等第二天早朝时再当众与吕夷简论辩,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场宫廷密谋早已酝酿成熟。次日漏院待朝时,滴贬范、孔等人的圣旨已下,并责令他们即刻离京。这回他又因多管“闲事”而左迁。

范仲淹先到颍州,接着又去苏州。三年后,范仲淹又被调回京师,获天章阁待制的荣誉,右开封府。这回事实是个大官。

繁华之都,京畿之地,范仲淹上任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把偌大个盘根错节的京都治理得“肃然称治”,上下一片叫好。掌声之下,他清醒地洞悉到朝中还有一个不健康的“毒瘤”在,这次他“鸣鼓而攻之”的对象仍是宿敌奸相吕夷简。



梅竹双清(国画) 申浩

荐书架

《不可能死去的人》:展现中国人的精神与人生

◆ 王璠

《不可能死去的人》收入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最近5年来发表于各大文学期刊的精彩短篇。《灵异者及其友人》《暮色与跳舞熊》《不可能死去的人》《无主题拜访》等9篇小说,关切那些在夹缝中喘息、在尘埃中翻滚、在无常的命运洪流中泅渡的普通人。他们既是时代的注脚,也是生活的主角,是“不可能死去的人”。鲁敏认为,在人潮人海中辨认出那一个独一无二、具体真实的人,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也是小说命名的缘由之一。小说集的封面是手绘的“鲁敏”微信朋友圈截图,有一些“人”点赞、留言,至于这些“人”是谁,又为什么说那样的话,读者看完小说就会知晓和理解。这个设计的初衷,是想让封面与小说成为一个整体,让封面也形成一种叙事、一种文本、一种表达,以及一种对题目的补充阐释。鲁敏说,这个设计“特别符合一个作家的幻想——我写的那个人会告诉我,他知道我写

了他的故事,他后来是怎么度过这一生”,她希望她小说中的“人”会代替自己永远活着。

鲁敏曾说,写作越久,亲人越多。小说中的“人”,对作家本人来说,有别人无法感同身受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止于文学层面,也直抵生命感受的幽深之处。仿佛现实中人与人的相遇,小说中的“人”如何与作者相遇,既有偶然性,又似乎有某种宿命感。在信息爆炸、人际疏离的当下,我们如何穿透表象,在茫茫人海中真正“认出”一个具体的、鲜活的、带着伤痕也带着温度的“人”?鲁敏的《不可能死去的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它书写中国大地上的日常,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与人生,在“永恒”的边缘处,透出温厚、热暖与光彩,充分展现了一位优秀小说家进入成熟之境后的心智与创造力,陪伴我们一起从人潮人海中认出“人”,认出“活着”芜杂而丰沛的意味。

人生讲义

把爱酿成酒

◆ 郭震海

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荒废。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取火用的燧木已经轮换了一遍,服装一年就可以了。”

孔子当时的回答是:“丧期不到三年就吃稻米,穿锦缎,你会觉得心安吗?”幸我回答:“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服丧,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感到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安宁,所以不到那样做。既然你觉得心安,那就去做吧!”幸我出去了,孔子对大家说:“宰我不仁也!孩子生下来三年后,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我难道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怀抱之爱吗?”

早些时候,读《论语》看到这则故事,感觉宰我是对的,他大胆提出守孝三年之弊端,意思是三年守孝多流于形式,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走形

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范仲淹终于把吕夷简广开后门、结党营私的情况绘成了直观的“百官图”呈给仁宗,并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的狡诈奸佞,一时“范吕之战”火力全开。

这次,老奸巨猾的吕夷简搬出了仁宗皇帝,故意曲解范仲淹曾关心27岁的仁宗皇帝没有子嗣的话题为讥讽皇上,拿这来说事,触到皇上的痛处,难言之隐一旦被揭开,自尊心未免受损,于是,恼羞成怒的仁宗不肯向青红皂白,褫夺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荣衔,罢免了他开封知府之职,贬任饶州知州。范仲淹第三次赴京又因涉及皇家“私事”而败下阵来。

范仲淹这次离京情景甚是凄凉。饶州任上,挚友梅尧臣劝他拴住舌头,锁住嘴唇,他回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第四次能被重新起用缘于当时的形势。大宋内忧外患,如不来一个“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真是不行了。当此生死存亡之秋,谁能匡扶社稷、力挽狂澜呢?宋仁宗想到了以前那个爱操心、忧国事、鸣不平,此时正在西北与西夏浴血奋战的55岁老臣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接到两次圣诏的范仲淹旋即回京,仁宗皇帝以最高规格隆重迎接,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让他条陈当前利弊不得顾避,激浊扬清切中肯綮,放开手脚大干一场。身为大宋有作为的君主,仁宗的圣旨无疑正合少有心雄,素以救世济民、富国强兵为己任的范仲淹之意,于是他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政治改革宣言,上了刷新政治、根除时弊的改革方案——《条陈十事》。仁宗一见龙心大

人与自然

慢时光里稻子黄

◆ 李学然

立秋之后,稻子如蚕吐丝,一天天吐吐由春积攒到夏的阳光,待由浅黄到金黄时,农人的笑脸便随着秋风荡漾在大地上。

慢时光里,稻黄前后,村里那些常常在屋檐墙根下乘凉风的老人就坐不稳了,他们几乎天天都会到田埂上去观望那些傲娇了一个夏季如今渐渐低下头的稻子,回来时顺手捋下三五粒,放在嘴里反反复复地咀嚼,一直嚼到嘴角溢出细线似的白沫,才慢慢咽下。孩子们和老人不同,他们才不咀嚼生稻子呢,他们悄无声息地从家里偷拿出安阳牌的火柴,趁着中午大人们休息的时间,三五人一伙,溜到田间,站在田埂上掐一把还不十分饱满的稻穗,找一个背人的田坎或山坡,折一大把柴草,把掐的稻穗混在柴草里,用火柴柴点燃,待火熄烟散后,再从草木灰里扒拉白胖胖的爆米花吃。爆米花不管肚子饱,却能哄嘴巴开心,孩子的世界,最容易得到欢乐。中年人最实际,他们在忙碌中为迎接稻子上场做着种种杂而有头的准备:平整稻场,在稻田里挖沟排水,打草腰子,磨镰刀,修碌碡套子……待到开镰时,老人们一早一晚都会手搭在眼皮上看天边的云,操心天气,看近几天是不是有雨。最劳累最喜悦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一镰刀一镰刀割稻子,捆稻把,挑稻把,垛稻堆,打稻子,扬稻子,收稻子。孩子也不得闲,大人捆稻子他们要抱稻捆子,过后还要拾遗落在田里的稻穗,做到颗粒归仓。苦不怕,就怕收割时遇到连阴雨。秋雨绵绵湿,谷子三五天便会出芽。出了芽的谷子如同去了肉的螺蛳,只剩空壳,鸡吃后都不怎么下蛋。

为了抢收,趁着天晴,村里的老老少少全体出动,把田野的稻子收割后运到稻场上堆成蘑菇似的一个个谷垛子。垛顶覆上厚厚麦草防风,再压上条石防风。太阳高照时,打开谷垛掩打谷。“摊场”就是把稻捆子解开抖散,用杈把稻子摊成大致圆形,然后人牵着套着碌碡的老牛绕着圈子碾压。第一遍碾完、翻完,再碾二遍三

遍。等到三遍碾完,人们赶紧拿着羊杈(因其形如羊角而得名)把稻草叉到一旁擦起来。含着草屑的稻子被人用木锨堆成了一个大大谷堆子,再由有经验的老人用木锨顺风开始“扬场”。扬出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似24K的金子般,泛着纯净的金色。傍晚时分,在淡远的夕阳里,人们在箩筐挑着一担担的稻子,带着收获,带着疲惫,带着说不清的心事走回家去。赶上好天时,夜里青壮年们还要趁着月光在稻场“突击”(加班)打场,打完两场稻子,大半夜了,雾气浓稠了,才收工回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家,要留下两三个男人看场,因为夜里打下的稻子,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扬场”。犹记得生产队时,母亲每次都参加“突击”打场。参加“突击”打场的男人,除了多记工分以外,还可以分到一大碗新米饭,一小碗佐以小葱煎得两面焦黄冒着热气的水豆腐。打场的夜晚,收工后母亲总是端着自己分到的那份米饭、水豆腐回家,唤醒熟睡中的儿女,把饭菜分给他们弟弟吃。我那时尚小,不懂得母亲的饥饿,最高兴母亲夜里打场归来,为的是能吃上几口那香喷喷的白米饭、那热乎乎的水豆腐!那样的白米饭,那样的水豆腐,今生再也吃不到了。

打场是稻场最高光的青春季,场打完了,稻场也不寂寞,稻子运回了,稻草还在。这稻草是牛马在漫长冬季里的饲养。人们把稻草捆成捆,一层一层地垛起来,垛成小山似的稻场垛。温暖厚实静默有着无限承受力的稻场垛,是孩子们的最爱。小时在垛场上翻跟头,滚碌碡,爬稻草垛子,钻进垛子里捉迷藏的一幕幕,至今还清晰如昨。

那个年代,农村人一年四季不得闲,可收的谷子总也不够一家人填饱饥饿的肚子。我们孩子也不知道什么人,老人们也不知道,最不能明白的是中年人,他们总是在劳作,却怎么也绝不能给家人一个温饱。现在,我们早已告别了饥饿,也告别了镰刀木锨碌碡,沉沉下来的唯有回忆。这回忆,如原味咖啡,苦后有回甘。

那个年代,农村人一年四季不得闲,可收的谷子总也不够一家人填饱饥饿的肚子。我们孩子也不知道什么人,老人们也不知道,最不能明白的是中年人,他们总是在劳作,却怎么也绝不能给家人一个温饱。现在,我们早已告别了饥饿,也告别了镰刀木锨碌碡,沉沉下来的唯有回忆。这回忆,如原味咖啡,苦后有回甘。